

人們往往將馬家輝、林夕、陶傑、梁文道合稱為「新香江四少」。說起馬家輝，內地人可能對他不會有太深的印象或了解。但對於關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欄目的觀眾來說，他就是那個經常出現在嘉賓席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男神」嘉賓。

作為一位活躍在兩岸三地的知名文化人，馬家輝的身份頭銜多到令人眼花繚亂：他是《明報》的評論員，人稱「賤嘴馬」；他被李敖稱為「比李敖更了解李敖」的研究學者；他更讓林青霞欣然寫下「香港有了馬家輝，將會是一座華麗而溫暖的城市」……如此一位人生閱歷都堪稱傳奇的男子，在53歲之時終於交出了他寫給香港的首部長篇小說《龍頭鳳尾》。原先人們可能會為他的行文緊捏一把汗，好在他給人們的驚喜遠遠多於失望。

文：潘啟雲



《龍頭鳳尾》簡體字版於去年底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

馬家輝 資料圖片

《龍頭鳳尾》 哀婉的江湖悲歌

《龍頭鳳尾》的故事背景是1936年到1943年的香港，正經歷中日英戰局，從小人物如買毒品的「毒蟲」、堂口的「爛仔」、舞女和車伕，再到杜月笙、戴笠、宋慶齡、宋子文等大人物的悉數登場。與經典的《美國往事》同為黑幫題材，馬家輝刻意加入粵語的方言描寫，可謂是一部原汁原味的「香港往事」。

在小說中，馬家輝以第一人稱講述交際的「江湖恩怨」，講述了主人公陸南才從一個平凡的车伕邁向黑幫老大的每一步，以及亂世中各色人的人生軌跡和選擇：1936年的中國，時局紛亂，內戰外戰一觸即發，本是廣東鄉下一個木匠的陸北才被迫進時代的浪濤裡沉沉浮浮：陸北才小時候曾被自己的叔叔侵犯，他由此覺得「羞愧又曖昧」，複雜的感覺情緒陪着他長大。長大之後他娶老婆，跟老婆過夫妻生活之時老婆總是喊他「爸爸」，後來他才調查得知原來這個老婆曾被她父親侵犯過。這樣的兩個受害人走在一起，他們之間的感情關係也由此變得非常「荒唐」且無法言說。

後來陸北才跟老婆的矛盾激化，他離家去陳濟棠部隊當兵，無意間窺知兄弟的秘密，差點丟了性命；偷渡到香港賣苦力討生活，又捲入一場洋人的命案；無奈之下逃到廣州，經弟弟引薦加入了洪門……在跟命運的對賭裡，陸北才似乎總有「化險為夷」的狗屎運。再次回到香港的他，改名為「陸南才」，搖身一變成爲孫興社龍頭，江湖尊稱的「南爺」。之後他還跟以前交往的一個在香港當警察的英國人張迪臣發生「斷背」之戀……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佔領香港，張迪臣變成「英奸」，江湖翻江倒海，而「南爺」心底的秘密炸彈也彷彿隨時會引爆，到最後發生悲劇，該死的人死掉，不該死的人也死了，其可謂是盡抒了亂世的哀婉江湖。

顯然，《龍頭鳳尾》有兩個新的嘗試：第一，以黑幫視角去審視香港，毫不誇張地說是對香港歷史形象的一次再豐富。就像故宮之於北京，弄堂之於上海，黑幫亦是香港的一個象徵。風靡一時的港劇想像和血腥殘暴的江湖往事終於重逢在歷史的長廊之中。第二，國語和粵語混搭對白貫穿始終，也是馬家輝的一次語言嘗試和冒險探索。

語言「生猛」

小說中引用大量史實，加之馬家輝的視角，堪稱「原汁」；刻意選擇用「方言」進行對話描寫，充分體現本土特色，堪稱「原味」。雖然不熟悉廣東話的讀者在閱讀時要多加琢磨，但也更容易體會到故事的生動性與時代的鮮活感。著名音樂人羅大佑認為，「香港百年身世變化滄桑，馬家輝透過江湖人物，寫出了變化背後的傳奇，讓我更清楚看見香港歷史的曖昧和複雜」。

與金宇澄長篇小說《繁花》中頻繁出現的「不響」一詞相映成趣。《龍頭鳳尾》中陸南才最愛說的詞語大約要數一句意思是「管他的，隨便啦！」的廣東話粗口，被阿娟逼得離家出走，被葉堅王差點殺掉又遠走香港，被迫從堂口最底層的「藍燈籠」做起。日本人佔領了香港，他帶領兄弟們組織民衆慶祝「香港新生一周年」，他說的都是他最愛說的那句廣東話粗口。此種國語和粵語混雜的寫作方式確是馬家輝刻意為之，這或許也是他向莫言、賈平凹、金宇澄等用方言寫作的作家致敬。《龍頭鳳尾》中的大量俚語予人「生猛」之感，從側面生動再現了一個粗礪、血性、詭譎的香港「江湖」。

身為香港城市大學老師的馬家輝一次在課堂上講到莫言的《檀香刑》，他讓學生用自己的家鄉話朗讀其中的片段，發現用山東話讀莫言最為帶勁，於是受到啟發：「作家寫作，其實就是要保留語言最美好的部分，就是他的母語。粵語符合這部小說（《龍頭鳳尾》）中的情境、人物的年代和身份，我自然就這樣寫了。」

書寫「一段沒人記得的黑暗歷史」

從1992年起的20餘年中，馬家輝出版過30多本書，從曾引發台灣洛陽紙貴的《消滅李敖還是被李敖消滅？》，到引人拍案的《關於歲月的隱秘情事》、《愛上幾個人渣》，再到和楊照、胡洪俠合寫的兩岸三地《對照記@1963》和《我們仨@1963》，語言張弛有度，無一不佐證了他「以賣紙為生」的自嘲說法。

據說多年前某日，馬家輝在徐克家中赴宴，徐妻施南生半開玩笑說，其實馬家輝不是作家，因為作家要創造出一個想像的世界。馬家輝也自知文學光譜猶如金字塔：從塔尖起是詩、小說、戲劇，下面才是散文。他於是暗下决心，非要寫出一部長篇不可。年過半百的他，用3年時間終於寫出了這部《龍頭鳳尾》。

起初，馬家輝寫《龍頭鳳尾》只是為了配得上「作家」二字。眾所周知，他在香港灣仔長大，那裡三教九流、龍蛇混雜，從小到老，馬家輝看到很多故事、聽到很多的傳奇。他曾調侃說，「灣仔有一半的人是黑社會，另一半是想要加入黑社會的人」。

馬家輝的家庭就是那個時代香港市井的縮影，空氣潮濕，房間擁擠，姐姐們掛在房間的內衣內褲就在他頭頂。全家賴以生存的麻將館就在他家中，那時來他家打牌的舞女絡繹不絕，兒時的馬家輝就坐在麻將檯旁一邊做功課，一邊偷瞞女旗袍露出的腿。馬家輝的舅舅是個「癮君子」，他曾親眼目睹舅舅為了要錢，企圖用刀砍殺自己的父親。某日，馬家輝的母親接到電話，轉過身平靜地對大家說：「你們的舅父自殺了，跳樓，警察叫我們去殮房收屍……」此外，馬家輝也從「灣仔江湖社會生活」中得到頗多感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做人要有規矩」。有規矩的意思是講江湖道義，至少包括兩點：第一個是幫忙，你幫忙我，我幫忙你。第二個是公道，做人要有公道。

從小目睹過「黑社會殺人」、「癮君子吸毒」、「舞女們賭錢」的馬家輝，都為他寫這部小說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馬家輝還熟知現代香港曾有過兩段「黑暗的歷史」：其一，1941年，日本奪走新界後，香港有5天處於「無政府狀態」，黑社會四處殺人越貨；其二，1956年，台灣國民黨動員了香港黑社會的兩萬餘人，連續三四天殺人、搶劫、強暴。心中揮之不去的江湖情結，書寫那段被世人忘卻的黑暗時代——借《龍頭鳳尾》，馬家輝的心願終於實現了。按照馬家輝的規劃，《龍頭鳳尾》是「香港三部曲」的第一部，寫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第二部，打算寫五、六十年代。第三部，寫七、八十年代。馬家輝希望通過「香港三部曲」做一件事，即透過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香港灣仔的基礎，書寫「一段沒人記得的黑暗歷史」——都是香港，都是江湖。難得的是，《龍頭鳳尾》中那股貫穿始終的精氣神被評論家稱是「元氣始終」、「很生猛，痞氣，卻又很乾淨」。



《龍頭鳳尾》繁體版由新經典文化出版

寫散文的畢老師

很多人喜歡稱呼作家畢飛宇為「畢老師」，他本人好像也頗為樂意被這樣稱呼。畢飛宇現在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故的確是一位老師，而我想，大家喜歡稱呼他「老師」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他在寫文章（特別是散文）、訪談和演講時，總喜歡擺出一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的模樣。有人調侃，說他愛說教，但我卻覺得說教也好，教誨也罷，經由他的言語及文字，總或多或少帶着些幽默與自嘲的味道，每每讓觀眾與讀者覺得舒服而暢快。

前一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畢飛宇散文集《寫滿字的空間》，收錄他不同時期寫作的散文近四十篇，分為六個章節。如果說，寫小說的「畢老師」時常藏身在角色背後，那麼這數十篇散文中的「畢老師」則不滿於幕後工作者這一身份了，他希望站在台前。因此，本書中的文字，不論他回憶青年時代學唱歌或踢野球的經歷，抑或他對於中外作家的分析與點評，都具備鮮明的主體意識，直率且坦誠。

這本散文集中的文字與畢飛宇的小說，互為表裡並互相補充。寫散文的畢

老師難得地從「小說家」的身份中跳脫出來，以「他者」目光審視自己的寫作得失乃至待人接物的條條及操守。因此《寫滿字的空間》既可以是「一位中國當代作家養成記」，也可以看作他本人的半部回憶錄。

書中有些篇章，比如《歌唱生涯》和《飛躍密西西比》等，我曾在別處讀到過，重讀仍有很多感慨。《歌唱生涯》講作者在二十六歲的「高齡」，忽然迷上唱歌，拜師學藝，大費周章，卻因缺乏天分而無奈收場。《飛躍密西西比》講作者在愛荷華參與國際作家工作坊時，與一位美國友人駕飛機在密西西比河上空遊蕩的經歷。學美聲或駕飛機，都不是我們慣常印象中作家會做的事情，可畢老師卻樂意嘗試，且不管結局是否如其所願。在他筆下，作家不單在書房裡、在紙面上寫作，還可以透過這樣那樣不尋常的事情，悟出作文與做人的道理來。換言之，作家的「寫作」每每時刻都在發生，「寫作」與生活從來不可分離。誠如他自己說的那樣：小說家的使命，不單包括「寫出好作品」，還包括「提升自身生命質量」。

寫散文的畢老師

從「裝」，不會刻意討好或美化什麼，故而顯得自信且坦誠。他覺得莫言的小說好，就不吝用最熱烈的文字讚美它們；他覺得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缺少小說才華」，也毫不顧忌地寫出來，不會讓人覺得曖昧或含混。他不止對別人坦誠，對自己坦誠，好的或不好的，都講出來。有些作家愛自謙，從來不誇自己的作品好，畢老師顯然不是那類人。他在書中回憶自己寫作獲獎長篇小說《玉米》的時候，時常在深夜與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聊天，不停感慨「我怎麼寫得這麼好呢」。這在某些人眼中，很有些大言不慚或王婆賣瓜的意思，但我覺得，或許只有那些十足真誠且坦率的寫作



《寫滿字的空間》

作者：畢飛宇
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者，才能做出這樣「自誇」的舉動來吧。自誇並非盲目的自信，而是建立在對自己以及自己筆下的文字充分了解的基礎上。自誇也好，自嘲也罷，都是難得的真性情，也是寫作者本人對於當下文壇及社會虛浮迎合現狀的某種回應。

畢飛宇曾多次被人問及為何頻繁在小說中塑造女性形象，而在作家本人看來，他寫的不僅僅是女人，而是人本身。的確，若將諄諄教誨的畢老師看作「女性文學作家」，不免有些辜負了他透過一眾小說與散文作品建構起來的宏大創作初衷：人如何自處，並體面地活在世上。畢飛宇小說中的主角不是女人，不是男人，而是人本身。從這一角度講，《寫滿字的空間》的作者並不是一位小說家，還是一位像你一樣、面對柴米油鹽與愛恨糾葛的普通個體。或許，這正是此散文集集來踏實親切的緣故所在。

書評

文：李夢

書介

圖文：韋韋

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作者：葛兆光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葛兆光教授自十年前開始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計劃，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地保存的有關中國史料作為「新材料」，試圖提供重新認識東亞和中國的多重視角與立場。作者在這本書中梳理歷史上中國疆域、族群和文化的移動與交錯，說明「內」與「外」之變化，並嘗試溝通原本分屬中外關係史、中國民族史（包括「邊疆民族」）、歷史地理學（包括「邊疆史地」）、全球史（和區域史）等各學術領域的資料和方法。

王城如海

作者：徐則臣
出版：九歌出版社



繼《耶路撒冷》後，最受期待的青年小說家徐則臣，將視角從「走向世界」的京漂族移到北京海歸派。透過主角導演的舞台劇探討北京城的本質，巧妙地將城市個性、霧霾聯結謀求功名的真實人性。全書故事僅短短數日，卻羅織了層層疊疊的往日雲煙，不堪的秘密，不安的靈魂，上演了一則罪與罰的現世寓言。該做好人還是壞人？霧霾深重的北京城，上演着不見天的罪與罰。

那不勒斯故事

作者：艾琳娜·斐蘭德
譯者：李靜宜
出版：大塊文化



入選英國BBC 21世紀迄今最佳百大小說。艾琳娜與莉拉出生在二戰後的那不勒斯貧窮郊區，兩人的友誼從六歲時交換娃娃就已開始，但兩人六十六歲那年，莉拉突然消失了……意大利當今最受推崇的作家艾琳娜·斐蘭德，以回憶的方式描述一段長達六十年的友誼。

本書是四部曲的第一集，以二戰後的那不勒斯為背景，斐蘭德述說了一個街坊、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故事，而外在環境的變遷，也反過來改變了兩位主角之間的關係。

莫內的盛宴：印象派之父花園裡的烹飪筆記

作者：克萊兒·喬伊斯·喬埃·侯布雄
攝影：尚-貝納·諾丹
譯者：陳文瑤
出版：積木文化



作家克萊兒·喬伊斯（Claire Joyes），在莫內的曾孫尚-馬利·圖勒古瓦（Jean-Marie Toulgout）的協助下，為21世紀的我們揭露了這位印象派畫家畢生摯愛的美食與人生。作者向我們講述，原是富家千金的阿麗絲，如何投向窮畫家莫內的懷抱，與他一同在吉維尼創造兩人與八個孩子們的世界。他們將一切心力投注在家門前的菜園、果園，莫內也在這裡擁有了湖畔的畫室。隨著印象派畫作漸漸受到重視與貴人的出現，莫內與阿麗絲種植和園藝的食材也愈發講究。我們將追隨莫內吉維尼家中的餐桌，體會十九世紀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家族的興衰、愛戀與對美食的熱情。

The Book of Mirrors

作者：E. O. Chirovici
出版：RANDOM CENTURY GROUP LIMITED



文學經紀人 Peter Katz 收到書名為《The Book of Mirrors》的部分書稿，馬上對其原創性與內容深感着迷：作者 Richard Flynn 在這本回憶錄中，記錄他多年前與心理學系生 Laura 的戀情，以及與知名教授 Joseph Wieder 的互動；他們兩人參與一項與記憶相關的 연구，卻對詳細內容守口如瓶。然後，在1987年聖誕節前夕，Wieder 在家中遭到殘忍謀殺，兇手卻始終沒有落網……一心想知道《The Book of Mirrors》最終結局的 Katz，請來記者好友調查多年前的懸案，然而，一連訪問數名命案關係人，卻發現每個人的口供都無法吻合，最後連書稿內容的真實性也備受挑戰……記憶究竟是拼湊真相的利器，抑或是掩蓋暴行的共犯？